

集部

文苑英華卷六百九十六　宋　李昉等　編

選舉

請勅戚不拜南省官疏已見六百二十三卷作論左右丞須得其人表

劉洎

頗以燭下唐書前篇並作頗亦燭下矯正浮競前書作趨競

請吏部各擇寮屬疏高宗

魏玄同

臣聞制器者必擇匠以簡材為國者必求賢以蒞官匠之不良無以成其工官之非賢無以致其理君者所以牧人也臣者所以佐君也君不養人失君道矣臣不輔君失臣任矣任人者誠國家之基本百姓之安危也方

令人不加富盜賊不衰訟獄未清禮義猶闕者何也下吏不稱職庶官非其才也官之不得其材者取人之道有所未盡也臣又聞傅説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理人昔之都邦一作國今之州縣土有常君人有定主自求臣佐各選英賢其大臣乃命于王朝自秦并天下罷侯置守漢氏因之有沿有革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官則漢為置之州郡掾吏督郵從事悉任之於牧守

爰自魏晉始歸吏部遞相祖襲以迄於今用刀筆以量才案(或作索)簿書而察行命官之弊其來自久蓋君子重因循而憚改作其有不得已者亦當運獨見之明定卓然之議如今選司所存者非上皇之令典乃近代之權道所宜遷革實為至要何以言之夫尺寸之量所及者蓋短豆區(舊唐書本傳無此二字)鍾庾之器所積者寧多非其所及焉能度之非其所受何以容之況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可委之數人之手乎假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鏡力

有所極照有所窮銓綜既多紊失斯廣又以比居此任時有非人豈直愧彼清通昧於甄察亦將竭其庸妄猱彼棼絲情故既行何所不至贓私一啟以及萬端至乃為人擇官為身擇吏顧親疎而下筆看勢要以措情悠悠風塵屯焉奔競擾擾宦遊同乎市井加以厚貌深衷險如谿壑擇言觀行猶懼不周今使百行九能折之於一面其寮屬庶品專斷於一司不亦難矣且魏人應運所據者乃三分晉氏播遷所臨者非一統逮乎齊宋以

及周隋戰爭之日多安泰之時少瓜分瓦裂各在一方隋氏平陳十餘年耳接以兵禍繼以饑饉既德業之不逮或時事以未遑非謂是今而非古也武德貞觀與今亦異皇運之初庶事草創豈惟日不暇給亦乃人物尚稀天祚大聖亨國永年比屋可封異人間出咸以為有道恥賤得時無怠諸色流輩一作八流歲以千計群司列位無復新官加一作加官一作有常員人無定限選集之始霧積雲屯擢叙於終十不收一淄澠混雜玉石難分用捨

去留得失相半撫即事之為弊知及後之滋甚一作失夫一作夏殷以前制度多闕周監二代煥乎可覩一作覿盖一作豈諸侯之臣不皆命於天子王朝庶官亦不專於一職故周穆王以伯冏為太僕正命之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此則令其自擇下吏之文也太僕正中大夫耳尚以僚屬委之則三公九卿亦必然矣周禮太宰内史並掌爵禄廢置司徒司馬别掌興賢詔事當時分任於群司而統之以數職各自求其小者

而王命其大者焉夫委命責成君之體也所委者衆作一當所用者精故能得濟濟之多士盛芃芃之棫樸裴子野有言曰官人之難先正言之尚矣居家觀其孝友鄉黨服其誠信出入觀其志義憂難取其智謀煩之以事以觀其能臨之以利以察其廉周禮始於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之王庭其在漢家尚猶然矣州郡積其功能然後為五府所辟五府舉其掾屬而昇於作一于朝三公叅得除署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試者

衆一士之進所課也詳故能官得其人鮮有敗事魏晉反是所失𢎞多子野所論蓋區區之宋朝耳猶謂不勝其弊而况於當今乎又夫從政涖官不可以無學故書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傳曰我聞學以從政不聞以政入學今貴遊子弟例早取官或齠一作髫齓之年已腰銀艾或童丱之歲已襲朱紫宣文崇賢之流生一作羽林期門一作千牛輦脚之類課試既淺藝能亦薄而門閥有素資望自高夫象賢繼父古之道也所謂胄子必裁諸學

修六禮以節其性明七教以興其德齊八政以防其淫舉上賢以崇其德簡不肖以黜其惡少則受業長則出仕並由德進必以才昇然後可以利用賓王移家事國少仕則廢學輕試則無才於此一流良足惜也又勲官三衛流外之徒不待州縣之舉直取之於書判恐非先德而後言才之義也臣又以為國之用人有似人之用財貧者厭糟糠思短褐富者餘肉粱衣輕裘然則當衰弊之賢之時則可磨策朽鈍而乘馭之在太平多士之

日亦宜妙選髦俊而任使之詩云翹翹錯薪言刈其楚楚荊也在薪之翹翹者方之用財禮亦當爾選人幸多尤宜簡練臣竊見制書每令三品五品薦士下至九品亦令舉人此聖朝側席旁求之意也但以褒貶不甚明得失無大隅故人上不憂黜責下不盡搜揚苟以應命莫慎所舉且惟賢知賢聖人篤論伊尹既舉不仁咸遠復患階秩雖同人才異等身且濫進鑒豈知人今欲務得實才兼宜擇其舉主流清以源潔影端由表正不詳

舉主行能而責貢舉一作人之庸濫不可得已漢書云張耳陳餘之賓客厮役皆天下俊傑彼之蕞爾猶能若斯況以神皇之聖明國家之德業而不建長久之策為無窮之基盡得賢取士之術而但須望魏晉之遺風留意周隋之末事臣竊惑之伏願持者得迴聖慮時採芻言略依周漢之規以分吏部之選即望所用精詳鮮有差失

論選舉疏武后

薛登天受中

臣聞國以得賢為寶臣以舉賢為忠（舊唐書文粹並作士）是以子皮之讓國僑鮑叔之推管仲燕昭委兵於樂毅苻堅託政於王猛及子產受國人之謗夷吾貪共貫之材昭王賜（唐書文粹並作錫）輅馬以止讒永固戮樊世（唐誅）以除譖慮猜嫌而益信行毀謗（唐書文粹並作間毀）而無疑此由識之至而察之深也（唐書作之委之而察之深也文粹作此此由識由默而識之委而察之深也）至若宰我見遇於宣尼逢萌被知於文叔韓信無聞於項氏毛遂不齒於平原此失士之故也是以人主受不肖之士

則政乖得賢良之佐則時泰故堯資八元而庶績其理周任十亂則(唐書文粹作而)天下和平由是言之則知士不可不察而官不可妄授也何者比來舉薦多不以才假譽馳聲互相推奬希潤身之小計忘臣子之大猷非所以報國求賢副陛下翹翹之望者也臣竊窺自(唐書文粹並無自字)古之取士實異於今先觀名行之源考其鄉邑之譽崇禮讓以勵己明節義以標信以敦朴為先最以雕蟲為後科故人崇勸讓之風士去輕浮之行希仕者必修貞

確不拔之操行難進易退之規衆議以定其髙下郡將難誣於曲直故一作較計貢之賢愚即州縣之榮辱穢行之彰露亦鄉人之厚顔是以李陵降而隴西慙干木隱而西河美唐書文粹並有政字名勝於利故唐書文粹並作則小人之道消利勝於名則貪暴之風扇是知唐書作以化俗之本須擯輕誣唐書文粹並作浮昔冀缺以蹈禮唐書文粹並作禮讓昇朝則晉人知禮文翁以儒術化唐書文粹作林奬俗則蜀土崇唐書文粹並作士多儒燕昭好馬則駿馬來庭葉公好龍則真龍入室由是

言之末有上之所好而下不從其化者也自七國之季雖雜縱横而漢代求材唐書文粹並作材猶徵百行是以禮節之士毓唐書文粹並作敏德自修里閭推高然後為府寺所辟魏氏取人尤愛放達晉宋之後祇重門資獎為文粹作為獎人求官之風乖授職惟賢之義有梁薦士雅好愛唐書文粹並作麗詞陳氏簡賢特珍賦詠故其俗以詩酒為重不以修身為務逮至隋室餘風尚存唐書作在開皇中李諤論之於文帝曰魏之三祖更好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

之小藝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惟是風雲之狀代俗以此相髙朝廷以兹擢士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帝納李諤之策由是下制禁斷文筆浮詞其年泗州刺史司馬幼之以表不典實得罪於是風俗改勵政化大行煬帝嗣興又變前法置進士等科於是後生之徒復相倣效因陋就寡赴速邀時緝綴小文名之秀孝唐書文粹並作策學不以指實為本而以浮虛為貴有唐纂歷雖漸革於前非陛下君臨思察才於共理樹本崇化惟在

旌賢今之舉人有乖茂唐書文粹實竝作事鄉議決小人之筆行修無長者之論策第喧競於州府祈恩不勝於拜伏或明制纔出試遣搜别驅馳府寺之門出入王公之第上啟陳詩惟希咳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攜之恩故俗號舉人皆稱覔舉乃唐書文粹作覔為自求之意唐書文粹作稱未是人知之辭察其行而度其材則人品於兹見矣徇己之心切則至公之理乖貪仕之性彰則廉潔之風薄是知府命雖高異叔度勤勤之讓黄門已貴無秦嘉耿耿

之辭縱不能抱以唐書作抑已文粹作挹己推賢亦不肯待於三命豈與夫白駒皎皎不雜風塵束帛戔戔榮高物表校量其廣狹也是以耿介之士羞自拔而致其辭循常之人捨其疏而取其附故選司補授唐書文粹並作署喧然於禮闈州貢賓王諍訟文粹作分爭於階闥謗議紛合浸以成風夫競榮者必有競利之心謙遜者亦無貪賄之累自非上智焉能不移既在唐書文粹並作在於中人理由習俗若重謹厚之士則懷祿者必崇德以修名文粹作潔若開趨競之門則

邀仕者皆戚施而附會附會則百姓罹其弊潔名唐書文粹並作已則兆庶蒙其福故風化之漸靡不由茲今訪鄉閭之談惟祇歸於里正縱使名虧禮則罪挂刑章則唐書文粹並作或冒籍以偷資或邀勳與唐書文粹並作而竊級假其不義之賂即唐書文粹並作則是無犯鄉閭豈得比郭有道之銓量茅容望重裴逸人之奬唐書文粹並作賞拔夏統唐書文粹並作少名高語其優劣也祇如才應經邦之流惟能文粹作令試策武能制敵之例只驗彎弧若其文擅清奇便充甲第藻思

微滅旋唐書作便即告歸以此取唐書文粹並作服人恐乖事實何者樂廣假筆於潘岳靈運授詞唐書文粹並作詞馬於穆之平津文劣於長卿子建筆麗於荀彧若以射策為最則潘謝背馬必居孫樂之右若使協贊機猷則安仁靈運亦無裨附之益由此言之不可一槩而取也至如武藝則趙雲雖勇資諸葛之指撝周勃雖雄乏陳平之計畧使樊噲居蕭何之任必失文粹作無指縱之機使蕭何入戲下之軍亦無免主之效鬬將長於摧唐書作推鋒謀將審於料事

是以文淵聚米知隗囂之可圖陳湯屈指識烏孫之自解八難之謀設高祖退（唐書文粹並作追）慙於酈生九拒之計窮公輸息心於伐宋謀將不長於弓矢（文粹作馬）良將寧資於射策豈與夫元長自表安飾詞鋒曹植題章虛飛麗藻校量其可否也伏願陛下降明制須峻科千里一賢尚不能少僥冒進取（唐書文粹並僥倖冒進）須立提防斷浮虛之飾詞收實用之良策不取無稽之說必求忠讜之言文則試以効官武則令其守禦始既察言觀行終亦循名

責實自然僥倖濫吹之伍無所藏其妄庸故晏嬰云舉之以語考之以事寡其言而多其行拙於文而工於事此取人得賢之道也其有武藝超絶文鋒挺秀有効伎之偏用無經國之大才爲軍鋒之爪牙作詞賦之標準自可試凌雲之䇿練穿札之功（唐書文粹並作工）承上帝而賦甘泉稟中軍而令赴敵既有隨材（唐書文粹並作才）之任必無負乘之憂臣謹按吳起臨戰左右進劒吳子曰夫提鼓揮桴臨難决疑此將軍也（唐書文粹並作事）一劒之任非將軍

也謹按諸葛亮臨戎不親戎服領（文粹作頡）蜀兵於渭南宣王持勁（唐書作劍）卒不敢當此豈弓矢之用也謹按楊得意誦長卿之文武帝曰恨不與此人同時及相如至終於文園令不以公卿之位處之者蓋非其所任故也謹按漢法所舉士之主終身保任揚雄之坐田儀責其冒薦（事見方言序）成子之居魏相酬於得賢賞責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絶退讓之義著則貪競之路銷自然朝廷無爭禄之人選司有撝謙之仕仍請寬立年限容其採訪簡汰

其用者令其試守以觀能否叅驗行事以別是非不實免王丹之官得人加程瑣之賞自然見賢不隱食禄不專則荀彧進鍾繇郗嘉劉陶薦李膺朱穆勢不云逺有稱職者受薦賢之賞濫舉者抵欺罔之罪自然舉得才行則君子之道長矣

諫濫官疏 中宗 韋嗣立 景龍三年

臣聞設官分職量才擇吏 舊唐書作量事置吏 文粹作量才置吏 此本於理人而務安之也故書曰在知官 唐書作人 下同 人在安民知人

則哲能官人（唐書作官下同）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唐書無此一句）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畏乎有苗者是（唐書無此字）也則（唐書作是）明官得其人而天下自理矣古者取人必先採鄉曲之譽然後辟於州郡州郡有聲然後辟之（唐書文粹並無此字）於五府才著五府然後昇之於天朝此則用一人所擇者甚悉擢一士所歷者甚深孔子曰譬有美錦不可使人學製此明用人不可不審擇也用得其才則理非其才則亂理亂所繫焉可不深擇之哉今之取人有異此道多

未甚試効即塡至遷擢夫趨競者人之常情僥倖者人之所趨今之務進不避僥倖者接踵比肩布於文武之列有文者用理内外則有回邪贓汚上下敗亂之憂有武者用將軍戎則有庸懦怯弱師旅喪亡之患補受無限員闕不供遂至員外置官數倍正闕曹署典吏困於祇承府庫倉儲竭於資俸國家大事豈甚於此古者懸爵待士惟有才者得之若任以無才則有才之路塞賢人君子所以遁跡銷聲懷歎恨者也且賢人君子守於

正直之道遠於侥倖之門若侥倖開則賢者不復出矣賢者遂退若欲求人安俗化（唐書文粹並作化洽）復不可得也若乃不安國將危矣陛下安可不深慮之

諫賣官鬻爵宰相子弟居要職疏 中宗

蕭至忠

臣聞王者列職分司為人求理求理之道必在用賢得其人則公務克修非其才則厥官加曠曠官則事廢事廢則人殘漸至陵遲率由於此頃者選曹授職政事官

人或異才昇多非德進皆因依賞要互為粉飾茍得即是曾無遠圖上下相蒙誰肯言及臣聞官爵者公器也恩倖者私惠也只可金帛富之梁肉食之以存私澤也若以公器為私用則公議不行而勞人解體以小私而妨至公則私謁門開而正言路塞險人進進君子道消日消日朘卒見凋弊者為官非其人也昔漢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謂曰郎官工應列宿出宰百里茍非其人則人受其殃賜錢十萬而已此即至公之道不虧恩

思之情無替良史直筆將為美談于今稱之不輟其口者也當今列位已廣冗員倍多祈求未厭日月增數陛下降不訾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賣官利已窮法徇私臺寺之內朱紫盈滿官職益輕恩賞咸費（一作彌數）貪（一作險）利之輩冒進而不（一作莫）識廉隅方雅之流知難而斂分立攏則才者莫用用者不才二事相形十有其五故人不効力而官匪為人欲求其理實乃難遂（一作成）臣竊見宰相及近侍要官子孫多居美爵此並勢要親戚罕有

才藝遞相囑託虛踐官榮詩云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私人之子百僚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此言王政不平衆官廢職私家之子列試於榮班苟非其人一作非任之人徒長其飾佩臣愚伏願陛下想居安思危之義行改弦易張之道重一作愛惜爵賞審量材職一作識官無虛授人必為官進大雅於樞近退小人一作子於閒僻政令惟一威恩以信私不害公情不撓法則天下幸甚臣伏見貞觀故事宰相子

弟多居外職者非直抑强宗分大族亦以退不肖擇賢才伏願陛下遠稽舊典近遵先聖特降神𠡠令宰相以下及諸司長官子弟並改授外官庶望分職四方共寧百姓表裏相統遐邇乂安

文苑英華卷六百九十六

文苑英華卷六百九十七　宋　李昉等　編

刑法

貨殖上

諫廻易納利充官人俸疏一首

論不税關市疏一首　諫不置勸農判官疏一首

刑法

為侯君集疏（前篇作諫侯君集等下獄表）　岑文本（貞觀十年）

臣伏以君集等或位居輔佐或職分牙爪並蒙拔擢授將帥之任不能正身奉法以報陛下之恩舉措肆情罪負盈積實宜繩之典刑（舊唐書作刑典）以肅朝綱但高昌昏迷

人神共棄在朝議者以其地在遐荒或欲置之度外惟
陛下運獨見之明授決勝之畧君集等奉行聖筭遂得
指期平殄若論事實並是陛下之功君集等只有道路
之勞未足以稱其勲力而陛下天德前篇作爲而弗宰乃推
功於將帥露布初至便降大恩從征之人皆沾滌蕩及
其凱旋特蒙曲宴又封厲國加之重賞內外文武咸欣
陛下賞不踰時而未經旬日前篇作不盈數日並付大理雖乃
君集等自掛網羅而在朝之人未知所犯恐海內又疑

陛下惟錄其過似遺其功臣以下才謬忝近職既有所見不敢默默臣聞古之人君出師命將克敵則受（唐書前篇作履）重賞不克則受嚴刑是以當其有功也雖貪殘淫縱必蒙青紫之寵當其有罪也雖勤躬潔己不免斧鉞之誅故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昔漢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方之勞惟獲駿馬三十疋雖斬宛王之首而貪不愛卒罪惡甚多武帝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廣利海西侯食邑

八千户又校尉陳湯矯詔興師雖斬郅支單于而湯素貪盜所收康居財物事多不法為司隸所繫湯乃上疏曰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幸得擒滅今司隸乃收繫案驗是為郅支報讎也元帝赦其罪封湯關内侯賜黄金百斤又晉龍驤將軍王濬有平吳之功而王渾等論濬違詔不受節度軍令得孫皓寳物并燒皓宫及船濬上表曰今年平吳實為大慶於臣之身更為咎累武帝赦而不推拜輔國大將軍封襄陽侯賜帛（唐書作絹）萬疋近隋新

義郡公韓擒虎（唐諱下同）平陳之日縱士卒暴亂叔寶宮內文帝亦不問罪雖不加爵拜擒虎上柱國賜物八千段由斯觀之將帥之臣廉慎者少貪求者衆是以黃石公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避其死是知前聖莫不收人之長棄人之短良爲此也臣又聞之（唐書有夫字）天地之道以覆載爲先帝王之德以含弘爲美夫以區區漢武及歷代諸帝猶能宥廣利等況陛下天縱神武振宏

圖以定六合豈獨正茲刑綱不行古人之事哉伏惟聖懐當自已有斟酌臣今所以陳聞非敢私君集等是以螢爝末光增輝日月陛下若降雨露之澤收雷霆之威録其微勞忘其大過使君集等重昇朝列復預驅馳雖非清貞之臣猶是貪愚之將斯則陛下聖德雖屈法而德彌顯君集等愆過雖蒙宥而過更彰足使立功之士因茲皆勸負罪之將由斯而改節矣

此篇六百一十七卷重出前已削去

論李弘泰疏 高宗　于志寧

時弘泰坐法大尉長孫無忌詔令不待時而斬決乃上此疏

伏惟陛下情篤功臣恩隆右戚以無忌横遭誣告事並是虛欲戮告人以明賞罰一以絶誣謗之路二以慰勲戚之心又以所犯若是真無忌便有破家之罪今告為妄弘泰即宜戮不待時且真犯之人事當罪逆誣謗一作謀之類罪惟及身以罪校量明非惡逆若欲依律合待秋分今時屬陽和萬物生育而特行刑罪一作罰一作此謂有

傷春氣竊謂未安左傳聲子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也又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無殺昆一作孩蟲省囹圄去桎梏無肆掠止獄訟又漢書董仲舒曰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一有道字天之道一作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伏惟陛下纂聖昇祚繼明御極追連一作華胥之絶軌蹈軒頊之良規欲使舉動順於天時

刑罰依於律令陰陽為之式序景宿於是無一作靡差風雨不愆雩禜輟祀方今太簇統律青陽應期當生長之辰振一作弛肅殺之令伏願暫迴聖慮察古之一作言人儻蒙垂納則生靈幸甚

一作舊唐書本傳

為魏元忠疏武后　　蘇安恒

臣伏聞明王有含天下之量有濟天下之心必能達天下之善除天下之惡若為君主而不行此四者則當神

怨一作究鬼怨陰錯陽亂欲使國家榮泰其可得乎陛下革命之初勤於庶政親總萬機博采謀猷旁求俊彥一作乂故四海之內以陛下為納諫之主陛下暮年以來怠於政教讒邪結黨水火成災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故四海之內以陛下為受佞之主矣邪正莫辯獄訟含冤豈陛下昔是而今非蓋居安忘危之失也臣竊見御史大夫檢校太子左庶子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魏元忠廉直有聞位居宰輔履忠正之基者用元忠為廻鏡踐邪佞

之路者嫉元忠若仇讎麟臺監張易之兄弟在身無德於國無功不逾數年遂極隆貴自當飲冰懷懼酌水思清夙夜兢兢以報恩造不謂溪壑其志豺狼其心欲指鹿而為馬先害忠而損善將斯亂代之法乃污一作污哉明君之朝自元忠下獄臣見長安城內街談巷議皆以陛下委任姦佞一作宄斥逐賢良以元忠必無不順之言以易之必有交亂之意相逢偶語人心不安雖有忠臣烈士空撫髀於私室而鉗口不敢言者皆懼易之等威權

恐無辜而受戮亦徒虛死耳今虜賊强盛賦（一作徵）斂煩重以臣觀之萬姓不勝其弊況又聞陛下縱逸姦慝禁錮良善黨刑罰（一作賞刑）失中則遐邇生變臣恐四夷因之則窺覘得失以為邊郡之患百姓怨憤（一作因之）即結聚義兵以除君側之惡復恐逐鹿之黨叩關而至亂階之徒從中相應爭鋒於朱雀門內問鼎於大明殿前陛下將何事以謝之復何方以禦之臣今為陛下計安百姓之心者莫若收雷電之威解元忠之網復其爵位君臣如

初則天下幸甚陛下好生惡殺縱不能斬佞臣頭以塞人望臣請奪其寵榮翦其羽翼無使權柄在手驕橫日滋專國俗於穰侯迴天過於左悺則社稷危矣惟陛下圖之臣本微賤不識元忠易之豈此可親而彼可踈耶但恐讒邪長而忠臣絶伏願陛下特垂天鑒察臣此心即微臣朝志得行夕死無恨一作皆舊唐書本傳

論刑罰多濫疏 武后　　韋嗣立

臣竊嘗聞之在堯舜之日晝其衣冠當文景之時幾致

刑措歴兹千載以為美談臣伏惟陛下濬哲欽明窮神知化自軒昊以降莫之與京獨有往之論法或未盡善皆由主司姦宄惑亂於視聽尋而陛下聖察具詳之矣然竟未能明其本源察其前事令天下萬姓識陛下本心尚使四海多銜寃之人九泉有抱痛之鬼臣誠愚昧不識大綱請為陛下始末而言其事楊豫之後刑獄漸興用法之伍務於窮竟連坐相牽數年不絶遂使巨姦大猾伺隙乘間内包豺狼之心外示鷹鸇之跡陰圖潛

結共相影會構似是之言成不赦之罪皆深為巧詆文粹作詆恣行楚毒人不勝痛便乞自誣公卿士庶連頸受戮道路藉藉雖知非辜而鍛鍊已成辯占皆合縱臯陶為理于公定刑則謂汙宫英華作棺毁柩猶未塞責雖陛下仁慈哀念恤獄緩死及覽辭狀便已周密皆謂勘鞫得情是其實犯雖欲寛捨其如法何於是小乃身誅大則族滅相緣共坐者不可勝言此豈宿搆儺嫌將申報復皆圖苟成功効自求官賞當時稱傳謂為羅織其中陷刑

得罪者雖有敏識通才(一作材)被告言者便遭枉抑心徒痛其究酷口莫能以自明或受誅夷或遭殛竄並甘心引分赴之如歸故知弄法侮文傷人實甚頼陛下特迴聖察昭然詳究周興邱勣之類弘義俊臣之徒皆相次伏誅事暴遐邇而朝野慶泰若再覩陽和且如仁傑元忠俱羅枉陷被勘鞫之際亦皆已自誣向非陛下至明垂心(一作以)省察則葅醢之戮已及其身欲望輸忠聖代安可復得陛下擢而升之各為良輔國之棟幹稱此二

人何乃前非而後是哉誠由枉陷與甄明耳臣但恐往之得罪者多並皆此流則向時之寃者其數甚衆昔殺一孝婦尚或降災而濫者蓋多寧無寃氣文粹作怨下同寃氣上達則水旱所興欲望歲登不可得也陛下儻一作儻陛下弘天地之大德施雷雨之深仁歸罪於陷一作削刻之徒降恩於枉濫之伍自垂拱已來大辟罪已下常赦所不原者罪無輕重一皆原洗被以昭蘇伏法之輩追還官爵緣累之徒普霑恩造如此則天下皆知比所陷罪元

非陛下之意咸是虐吏之辜幽明獄忻則感通和氣和氣下降則風雨以時風雨以時則國豐歲稔一作五穀豐稔歲既稔矣人亦安矣太平之美亦何遠哉伏願陛下深察

一作皆舊唐書本傳

為索元禮首案制獄疏武后　周　矩載初元年

頃者小人告訐習以為常內外諸司人懷苟免姑息臺隸承接強梁非故欲其然規避誣搆耳又推劾之吏皆以深刻為功鑿空爭能相矜以虐泥耳籠頭枷研楔慹

摺脅籤爪懸髮薰鼻（一作耳）卧隣矢（一作鏃）溺曾不聊生號為制獄（一作獄持）將或累日節食連宵緩聞晝夜搖鏁（一作撼）使不得眠號曰宿囚此等既非木石且拔目前苟求賒死臣竊聽輿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苦要反豈被告者盡是英雄以求帝王耶只是不堪（一作勝）楚毒自誣耳何以覈之陛下試取所告狀酌其虛實者付令推之微諷（一作訊）動以探其情所推者必上下其手希聖旨也願陛下察之今朝士（一作滿朝）側息不安皆以為陛下朝與之密夕

與之讎不可保也間有追攝與妻子即為死訣故為國者以仁為宗以刑為助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此之謂也願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

一作皆舊唐書索元禮傳

論巡察風俗疏一作請每十州分置御史巡按疏

李嶠

陛下創置右臺分巡天下察吏人善惡觀風俗得失斯政途之綱紀禮法之準繩無以加也然猶有未折衷者

臣請試論之夫禁網尚疎法令宜簡則法易行而不煩雜疎則所羅廣而無苛碎竊見垂拱二年諸道巡察使所奏科目凡有四十四件至於别準格勑令察訪者又有三十餘條而巡察使率是三月已後出都十一月終奏事時限迫促簿書塡委晝夜奔逐以赴限期而每道所察文武官多至二千餘人少者一千已下皆須品量才得褒貶得失欲令曲盡行能則皆不暇此非敢惰於職而慢於官也實才有限而力不及耳臣望量其功程

與其節制使器周於用力濟於時然後進退可以責成得失可以精覈矣又曰今之所察但準漢之六條推而廣之則無不包文粹作苞矣無為多張科目空費簿書且朝廷萬務唐書文粹作機非無事也機事之動恒在四方是則唐書文粹作故冠蓋相望郵驛繼踵今巡使既出其外州之事悉當委之則傳驛大減矣然則御史之職故不可得閑自非分州統理無由濟其繁務請大小相兼率十州置御史一人以周年為限使其親至屬縣或入閭里督察姦

訛觀採風俗然後可以求其實効課其成功若此法果行必大裨政化且御史出持霜簡入奏天闕其於勵已自修奉職存憲比於他吏可相百也若其按劾姦邪發摘欺隱比於他吏可相十也陛下試用臣言妙擇賢能委之心膂假温言以制之陳賞罰以勸之則莫不盡心而效死矣何政事之不理何禁令之不行何妖孽之敢興哉

爲楊濬疏 已見六百十九卷題作夷州刺史楊濬決杖表

裴耀卿 開元三十四年

凡死罪之人舊唐書作色前篇作則長師前篇作長官乃五刑乃前篇作者只施於只前篇作品誠則以誠乖前篇作非不行刑前篇作不耐杖却天一作踐於刑者前篇作於死者

請削奪王珙授贈官爵疏　羅袞

臣伏以罪在亂逆慈后罔赦事關懲勸聖人恒執其或生漏刑辟沒有追貶萬代可知百王不易之道也竊見故保義軍節度使贈太師王珙於國不忠於家不孝身

為首帥行桀紂之虐名掛人倫縱豺狼之性頃乘京國患難藉父叔勲勞寵極將相兇踰寇賊生召伯甘棠之樹殘毒郡人對傳說築版之巖侵侮王室朝臣幕客受戮辱者非少軍吏百姓遭殺害者甚衆朝廷比屬多事毋須含垢而上天不容遂振疎網雖假手麾下幸就屠滅然靡伏就法終為僥倖向使珙能於晚節粗立一善以功補過誰曰不然考其終始無改暴横以珙之骨千鞭不足快憤嫉之人陛下以在宥垂風崇恕御物存其

棺塚為恩已厚尚汙典冊於理實難今復請追珙所受
贈官爵悉皆削奪以正憲律令天下忠臣孝子知陛下
昭章淑慝轉相慕効將來儻復有如珙類者亦冀覩沒
後之誅而革其生前之慝明時裁化莫尚於斯先為珙
所害故給事中王柷以下一十人尋蒙聖造已各贈官
其官府冤死士庶伏乞下陝州以物弔祭存問其家使
並日之明無所不足如春之澤深漸泉壤甫刑曰皇帝
哀矜庶戮之弗辜言唐堯之德也伏惟陛下與堯同心

干瀆宸嚴無任戰越之至

貨殖上

諫迴易納利充官俸疏（已見六百七卷仍題作請廢在官諸司抵錢令史表）

褚遂良

臣譬（前篇作臣作）榱椽（前篇作榱桷）漲海（前篇作成海）取其納流（前篇作取平細流）為理（作為治）在乎（前篇作在於）其元（前篇作其原）即依補擬（前篇擬字）三十貫（前篇四十貫）有國有家（前篇作有國家者）常笑漢代責官（前作世）頗類於彼（前作此）輸利（前作輸錢）理

治致（前作致治）悉意（前作一意）其居（前作居其）而可為將來（前無為字）

人間（前作民間）輒敢（前作輕敢）議詳（前篇作詳錄非）

請不稅關市疏　崔融（長安三年）

伏見有司稅關市事條不限工商但是行人盡稅者臣謹按周禮九賦其七曰關市之賦竊惟市縱繁巧關通末遊欲令此徒止抑所以咸增賦稅臣謹商度今古料量家國竊將為不可稅謹件事跡如左伏惟聖旨擇焉古往之時素（舊唐書文粹作淳）樸未散公田籍而不稅關防譏

而不征中代已來澆風驟進桑麻疲弊稼穡辛勤於是各徇通財爭趨作巧求徑捷之（舊唐書有欲字）速忘歲計之（唐書有無字）餘遂使田萊日荒倉廩不積蠶織休廢弊緼闕如饑寒猥臻亂離斯瘼（唐書作起）先王懲其若此所以變古隨時依本者恒科占末者增稅夫關市之稅者謂市及國門關門者也惟斂出入之商賈不稅來往之行人今若不論商人通取諸色事不師古法乃任情悠悠末代於何瞻仰濟濟盛朝自取嗤笑雖欲憲章前古（二本作姬典）乃

是違背周官臣知其不可者一也臣謹按易繫稱庖羲氏没神農氏作日中為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班志亦云財者帝王聚人守位養成群生奉順天德理國安人之本也士唐書仕下同農工商賈四人有業學以居位曰士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聖王量能授事四人陳力就職然則四人各業久矣今後安得動而揺之蕭何有云人情一定不可復動班固又云曹叅相齊齊國安集大稱賢相

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理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欲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夫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無所容竄（唐書疊姦人無所容竄六字）久且為亂秦人極刑而天下叛孝武峻法而刑獄繁此其効也老子曰我無為而人自化我好靜而人自正參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末臣知其不可者二也四海之廣九州之雜闗必據險路市必憑要津若乃富商大賈豪宗惡少輕死

重義結黨成群喑嗚則彎弓睚眦則挺劍少有失意且猶如此一朝變法定是相驚乘兹困窮或致騷動便恐南走越北走胡非惟流逆齊人亦自擾亂殊俗又如邉徼之地寇賊為隣興胡之旅歲月相繼儻因科賦致有猜疑一從散亡何以制禁求利雖切為害方深而有司上言不識文體徒欲益府二本作帑下同藏助軍國殊不知軍國益擾府藏逾空臣知其不可者三也孟軻又云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今行者皆稅

本末同流且如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旁通蜀漢前指閩越七澤十藪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艦千軸萬艘交貿往返憧憧唐書作昧旦永月今若江津河口置鋪納稅納稅則檢覆檢覆則遲留此津纔過彼鋪復一作止非惟國家稅錢更遭主司僦賂船有大小載有多少量物而稅觸途淹久統論一日之中未過十分之一因此擁滯必致吁嗟一朝失利則萬商廢業萬商廢業則人不聊生其間或有輕薄二本作訬任俠之徒斬龍刺

蛟之黨鄱陽暴虐之容富平悍壯之夫居則藏鏹出使
竦劍加之以重税因之以威脅一旦獸窮則搏鳥窮則
攫執事者復何以安之哉臣知其不可者四也五帝之
初不可詳矣三王之後厥有著云秦漢相承典章大備
至如關市之税史籍有文泰政以雄圖武力捨之而不
用也漢武以霸略英才去之而勿取也何則關為禦暴
之所市為聚人之地税市則人散税關則暴興暴興則
起異圖人散則懷不軌夫人心莫不背善而樂禍易動

而難安一市不安則天下之市必搖矣（唐書作新）一關不安則天下之關必動矣況澆風久扇變法為難徒欲禁末遊規小利豈知夫玄默亂大倫魏晉眇小齊隋齷齪亦所謂（唐書無此字）不行斯道者也臣知其不可者五也今之所以稅關市者何也豈不以國用不足邊寇為虞一行斯術冀有殷贍然也微臣敢借前箸以籌之伏惟陛下當聖朝御玄籙沉璧於洛刻石於嵩鑄九（唐書作寶）鼎以窮姦坐明堂而布政神化廣洽至德潛通東夷讋驚應

時平殄南蠻纔動計日歸降西域五十餘國廣輪一萬餘里城壁清夷亭侯靜謐比為患者唯苦二蕃今吐蕃請命邊事不起即目雖尚屯兵久後終成弛析獨有默啜假息孤（唐書作辜）恩惡貫禍盈覆亡不暇征役日已省矣繁費日已稀矣然猶下明制導大樸愛人力惜人財王侯舊封妃主新禮所有支科（文粹作繼）咸令削減此陛下以躬率先堯舜之用心也且關中河北水旱數年諸處逃亡今始安輯倘加重税或慮相驚况承歲積薄賦日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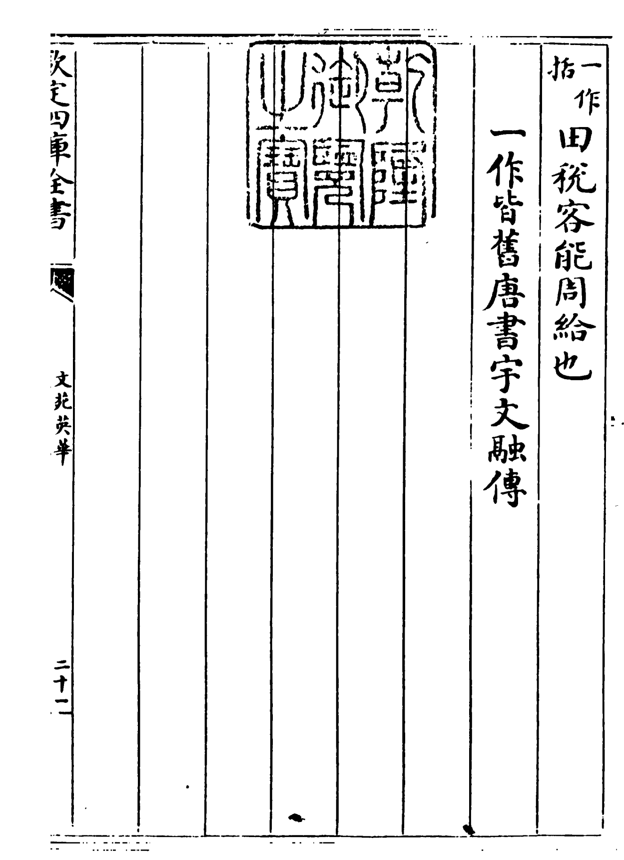
俗苟深思人知自樂卒有變法必多生怨生怨則驚擾驚擾則不安中既不安外何能禦文王曰帝王富其人霸主富其地理國若不足亂國若有餘古人有言帝王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庾商賈藏於篋惟陛下詳之必若師興有費國儲多窘即請倍筭客商加斂平人如此則國保强富人免憂懼天下幸甚臣知其不可六也陛下蜀神繫表屬想政源冒滋炎熾早朝晏坐一日二日萬二本作機務不遺先天後天靈唐書作虛心容應

時政得失小子何知率陳瞽辭伏紙惶怖唐書作懼一作懾

諫不置勸農判官疏　皇甫憬開元中

臣聞智者千慮或有一失也而一無此二字愚夫千計亦有一得也一無也字且夫無益之事繁則不急之務重務重則役數一作數役下同役數則人疲人疲則無聊生矣是以太上務德以靜為本其次化之以安為上但責其疆界嚴之隄防山水之餘即為見地何必聚人阡陌親遣檢一作括量故奪農時遂唐書作致令受弊又應出使之輩未識大體

之（一作所）由殊不知陛下愛人之（一無此字）至深務以勾剥為計州縣懼罪據牒即徵逃士之家隣保代出隣保不濟又便更逃（一作輸）急之則都不謀生緩之則慮法交及臣恐逃逸從此更深至如澄流在源止沸在火不可不慎今之具寮向逾萬數蠶食府庫侵害黎民國絶數載之儲家無經月之蓄雖有厚稅亦不可供戶口逃亡莫不由此縱使伊臯申術管晏陳謀豈息兹弊若以此為（一無此字）給將何以堪雖東海南山盡為粟帛亦恐不足豈量



一作括田稅容能周給也

一作皆舊唐書宇文融傳

文苑英華卷六百九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六百九十八至七百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　衷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　瓊

謄錄監生臣唐　淮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六百九十八　　宋　李昉等　編

貨殖下

論度支疏一首

水旱

諫捕蝗疏一首　　論關中饑餓疏一首

雜疏

奏楊素疏一首　　上東宮請減膳疏一首

上百里昌言疏一首

諫中宗置公主府官疏一首

請勿令胡僧婆陀燃燈疏一首

請褒僧劉贊疏一首

貨殖下

論度支疏 德宗

權德輿

十一月十二日將仕郎守右補闕臣權德輿謹昧死頓首上疏皇帝陛下臣聞建官惟賢任人以器細大畢効

轅輻無遺蓋就其所長以求至當古人所以有優於趙魏而劣於滕薛敗於粟邑而理於潁陽誠才各有所極也伏見司農少卿權判度支裴延齡早以文學累居官次固而似守刻而少通徒有專謹之心且非適時之器往者忝大農之卿長司大倉之出納號為稱職蓋有恒規陛下急於奬能切於賞善擢委邦賦冀有成績集作冀其有成且度支所務天下至重量入為出從古所難使物無遺利而不可竭竭則害生類使奸無隱情而不可刻刻

則傷人和調其盈虛制其損益上繫邦本下繫元元尚非全才通識則有所壅自延齡受任已近半載集作歲群議紛然皆曰非宜且權其輕重固與守之之才不同遺儲經費之功懋遷移用之法貴無留事以酌乎中簿領簡書周行郡國失於毫釐利病相萬一物未理所軫皇情而延齡切於感恩昧於量力思有以効強所不通則有枉尺直尋之心多方自固之計吏伺其隙人售其奸因緣蒙弊觸類滋長致遠恐泥學製實傷異時甚敗罪

之何補伏料聖意久未正授延齡職名似覘其能否以為進退官司閭里衆口一心評議諠譁所不可遏伏望與一二宰臣時有裁議或詔問度支郎官使得以事實條對苟言者謬妄蓋有以辯之或才實未稱恐難久處倘擇能代命以他官以全延齡以便天下上副求理之意下遂陳力之宜則事任交修職業不廢臣忝備員陛下諫諍之官常服師訓緘默自貿無以為容阮嗣宗口不言人之短臣心常師之但以束帶立朝則異於是職

當獻納豈敢顧身耳有所聞心有所見義在無隱以奉聖明言而獲戾臣之死所不勝愚贅悃款之至伏惟陛下裁擇謹奏

水旱

諫捕蝗疏 玄宗 韓思復

臣伏聞近日河南河北蝗蟲為害舊唐書作頃日更益繁熾經歷之處苗稼都損今漸翺飛向西荐舊唐書作游食至洛使命來往不敢昌言山東數州甚為惶懼且天災流行埋

痊難盡臣望陛下悔過責躬發使宣慰損不急之務召至公之人上下同心君臣一德持此誠實以答休咎前後驅蝗使等伏望總停書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人心無常惟惠是懷不可不收攬人心也

論關中饑疏（文粹作請勤政崇儉疏） 張廷珪（開元初）

臣聞古有艱難興王殷憂啟聖者皆以事危則志遠（舊唐書作銳）情迫則思深故能自下登高轉禍為福者也伏見景龍之末中宗遇禍先天之際兇黨構謀社稷有危於

倒懸（唐書舊作綴旒文粹作懸旒）國朝殆（唐書作將）均於絕紐（二本作繼）陛下
神武超代精誠動天再掃氛沴六合清朗而後上順皇
旨俯念黔黎高運璿衡光膺寶籙（文粹有以字）日月所燭之
地書軌未通之鄉無不霑濡渥恩被服元（唐書作淳）化十堯
九舜未足稱也明明上帝照臨下土宜錫介祉以答鴻
休然厲項歲以（唐書作已）來陰陽愆候九穀失稔萬姓阻饑
關輔之閒更為尤劇至有樵蘇莫爨糠粃（唐書作糧粃）靡資
不暇（唐書作復）聊生方憂轉死偶會昌運遘茲艱否（文粹作險）者

臣竊思之皇天之意將恐陛下春秋鼎盛神聖在躬不崇朝而建大功自藩邸而陟元后或簡下濟之道獨滿雄圖之志輕虞舜而不法思漢武以自高是故昭見咎徵載加善誘將欲大君日慎一日雖休勿休永保太（文粹作天）和以固邦本也斯則皇天之於陛下睠顧深矣陛下焉可不奉若休旨而寅畏哉臣愚誠願陛下約心削志澄思勵精考羲農之書敦朴素之道登庸端士放黜佞人屏退後宮減徹外廐場無蹴鞠之翫野絕縱禽之賞

促（文粹作休）石田之遠境罷金甲之懸軍（文粹作運）惠（唐書作矜）恤惸嫠蠲薄徭賦去奇伎淫巧捐和璧隋珠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自然波清四海塵銷九域農夫樂其業餘糧棲於畝則和氣上通於天雖五星連珠兩曜合璧未足多也珍祥下降於地雖鳳凰巢閣麒麟在郊未足奇也或謂天之鑒（二本作烱）戒不足畏者則將上帝憑怒風雨迷錯荒饉（缺）甚無以濟下矣或謂人之窮乏不足恤者則將齊甿沮志億兆攜離愁苦怨極無以奉上矣斯蓋安危所

繫禍福之源柰何朝廷曾不是察况今陛下受命伊始敷政惟新卿士百寮華夷萬族莫不清耳以聽刮目而視延頸企踵冀有所聞顒顒如也何可怠棄典則坐孤其望哉

雜疏

奏楊素疏　　梁毗

竊見左僕射楊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所私皆非忠讜所信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自可息圖四海稍虞必為禍始夫奸臣擅命有漸而來王莽資

之於積年桓玄簒之於易世卒殄漢祀終傾晉祚陛下若以素為阿衡臣恐其心未必如伊尹也謹疏

上東宮請減膳疏高宗咸亨中為太子典膳

邢文韋

臣竊見禮大戴記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徹膳之宰史之義不得不司過宰之義不得不徹膳不徹膳則死今皇帝式稽前典妙簡英俊自庶子已下至諮議英華作司議舍人及學士侍讀等使翼佑

一作佐殿下式一作以成聖德近者已來未甚延納談議不狎謁見尚稀三朝之後但與內人獨居何由發揮聖智使睿哲文明者乎今史雖闕官宰當奉職忝備所司不敢逃死謹守禮經徵申減膳謹言

一作皆舊唐書本傳

上百里昌言疏　王勃

勃言鄉人奉五月一日誨子弟各陳百里之術宣於政者承命惶灼伏增悲悚勃聞古人有言明君不能畜無

用之臣慈父不能愛無用之子何則以其無益於國而累於家也嗚呼如勃尚何言哉辱親可謂深矣誠宜灰身粉骨以謝君父復何面目以談天下之事哉所以遲迴忍恥而已者徒以虛死不如立節茍頺不如成名悔過黨存於已為仁不假於物是以孟明不屑三奔之誚而罷匡秦之心馮異不羞一敗之失而摧輔漢之氣故其志卒行也其功卒就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此勃所以懷既往而不咎指將來而駿奔割萬恨於生涯進一

簀於平地者今大人上延國譴遠窂邉邑出三江而浮五湖越東甌而度南海嗟乎此皆勃之罪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閒矣然勃嘗聞之大易曰人之所助者信也天之所助者順也是以君子不以否屈而易方故屈而終泰忠臣不以固窮而喪志故窮而必亨今交趾雖遠還珠者嘗用之矣書不云乎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不勝憤激之至謹上百里昌言一部列為十八篇分為上下卷庶謁私欵少裨公政追思罪戾若投氷谷謹奉言疏不

備勑再拜

諫中宗置公主府官疏　　辛替否景龍元年

臣聞聖人廣視聽於四方納謳謠於九有者蓋欲以上通下達遠聞邇信元首惟聖股肱惟明若此則國可長久時無災害者也臣聞事君上牧黎庶莫不慎器與名畏怨重禍不激詭以求進不貨賄以要榮公侯伯子男等各以功為先後卿大夫士九品各以德為次等劉毅無賣官之誚仲經無免爵之謠則格於皇天光於后土

何風雨不順陰陽不和之有哉臣聞古之建官員不必備九卿已下皆有其位而闕其選賞一人謀乎三事職一人訪乎群司負罷者畏權勢之在躬求一作知榮者避權門而不入故稱賞不借官不濫士皆完行家有廉節朝廷有餘俸百姓有餘食下忠於上上禮於下委裘而無倉卒之危垂拱而無顛沛之患夫事有揚耳目動心慮作不師古以行於今者蓋有之矣伏惟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金銀不供其印束帛無充於錫何媿於無

用之臣何慙於無力之士至於公府補授罕存推擇遂使富商豪賈盡居纓冕之流鬻伎行巫咸涉膏腴之地一旦羊頭入輿狗尾生謠將恐巍巍盛唐取譏於後臣聞於古人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伏惟公主陛下之愛女選賢良以嫁之設官職以輔之傾府庫以賜之壯第觀以居之廣池籞以嬉之可謂之至重也可謂之至憐也然而用不合於古義行不根於人心將恐變愛成憎轉福為禍何者竭人之力人怨也費人之財人怨也奪

人之家人怨也受數于而取三怨於天下使邉疆之士不盡力朝廷之士不盡忠人之散矣獨特所愛何所恃乎向者魯王賞同諸壻禮等朝臣則亦有今日之福無曩時之禍人徒見其禍不知其禍之所來所以禍之者寵愛過於臣子也去年七月五日已見其徵矣今猶前作與今一作而今一事無改更理尚因循棄一宅而造一宅忘前禍而忽後禍臣竊謂陛下憎之矣非愛之也何利於公主臣聞君以人為本本固則邦寧邦寧則陛下之夫婦

母子長相保也伏惟外謀宰臣為久安久寧一作之計以存之不使奸臣賊子以伺之臣聞徼不可不防遠不可不慮當今疆場驚駭倉廩空虛揭干一作竿守禦之士賞不及肝腦塗地之卒輸不充野多食草家不識穀而方大起寺舍廣營第宅伐木空山不足充梁棟運土塞路不足充牆壁誇古耀今踰章越制百僚鉗口四海傷心臣聞釋教者以清淨為基慈悲為主故常一作當體道以濟物不為利欲一作不欲利己以損人故常去己以全真不為榮

身以害教三時之月掘山穿地（一作池）損命也殫府虛帑損人也廣殿長廊榮身也損命則不慈悲損人則不濟物榮身則不清淨豈大聖大神之心乎臣以為非真教非佛意違時行違人欲自像王西下佛教東傳青螺不入於周前白馬方行於漢末（一作後）風流雨散千帝百王飾彌盛而國彌空寶彌重而禍彌大覆車繼軌曾不改途晉臣以佞佛取譏梁主以捨身搆隙若以造寺必為其治體養人不足以經邦則殷周以往皆暗亂漢魏已

降㫖聖明殷周已往為不長漢魏已降為不短臣聞夏為天子二十餘代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代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二十餘代而秦漢受之自漢已後歷代可知也何者有道之長無道之短豈因其窮金玉修塔廟方建長久一作得長久一作方久之祚乎臣聞於經曰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則無所見又曰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臣以為滅𤥨琢之費以賑貧人一作下是有如來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蟲是有如

來之仁罷營搆之直以給邊陲是有湯武之功迴不急之祿以購廉清是有唐虞之理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而疎見在失真實而冀虛無徇俗人之所為而輕天子之功業臣竊痛之矣當今出財依勢者盡度為沙彌（一作門下同）避役姦訛者盡度為沙彌其所未度唯貧窮與善人耳將何以作範乎將何以租賦乎將何以力役乎臣以為出家者捨塵俗離朋黨無私愛今殖貨營生非捨塵俗援親樹知非離朋黨畜妻養孥非無私愛是

致人以毀道非廣道以求人伏見今日之宮觀臺榭唯京師之與洛陽不啻（一作增）修飾猶恐奢麗陛下尚欲填池塹捐苑囿以賑貧人無產業者今之天下之寺蓋無其數一寺當陛下一宮壯麗甚之矣用度過之矣是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其七八陛下何有之矣百姓何食之矣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之人使不衣之士猶尚不給況資於天生地養風動雨潤而後得之乎臣聞國無九年之儲國非其國伏惟（一作以）計會（一無會字）倉

廪量一無量字度府庫百寮供給百事用度臣恐卒歲不克況於九年之積乎一旦風塵再擾霜雹薦臻沙彌不可執干戈寺塔不足攘饑饉臣竊惜一作痛之矣

此篇一作皆舊唐書本傳六百二十一卷重出題作諫多造寺觀及王主邸第表而文多節畧前已削去

請勿令胡僧婆陁燃燈疏已見六百二十卷題作諫安福門酺樂表

嚴挺之

且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前篇無此四字斯存前篇作攸傳迈朴霞古前篇作還淳復古不獲前篇作矜頗積前篇作已積之歎前篇作樂貨易前篇作貿易

請褒贈劉蕡疏　　羅　衮

右臣衮伏以典禮褒榮用廣哲王之道生死抱痛可念直臣之魂伏以陛下再闡皇圖初平内患善無殁而不紀惡無存而不誅事或有遺臣不敢不奏竊見故秘書郎責授柳州司户臣劉蕡當大和年對直言策是時宦

官方熾朝政已侵人誰敢言賁獨能指抑墮雨迴天之勢欲使當門奪官卿爵士之權將令擁篲遂遭退黜賁負冤欺其後竟陷侵誣終罹譴逐沉淪絕世（唐書作身異世唐諱）六十餘年正士為之吞聲（唐書作切齒）義夫為之飲泣當時排先見之說後代襲蔽聦之謀寖成其風以至前歲東內幽辱西州播遷旒綴竿而未危矢及屋而非亂伏賴陛下德勝妖孽義感勳賢克返塵鑾再安寶位向使賁策得用賁才得施則杜漸防萌尋消逆節豈殷憂多難

逮及聖躬以此追惟誠堪軫悼當氛霧蔽虧之日雖畧朝明聖其奈膂何及天地廓清唐書作及正之辰則寘寘幽宂唐書作枉鬼憤齘必有望於陛下矣特乞宣府中書門下顯加褒贈仍勑天下州府求膂子孫振拔録用不獨慰耀九泉之骨庶亦感勵四海之心冒瀆宸嚴臣家無任戰懼隕越之至

文苑英華卷六百九十八

文苑英華卷六百九十九　　宋　李昉等　編

文集一

庾信集序　　宇文逌

蓋聞五聲調應則宫徵成其文八音克諧則絃管和其韻所以周南召南之篇為風人之首小雅大雅之作實

王政之由復其疑作有陽春白雪之唱郢中之曲彌高秋風黄竹之詞伊上之才尤盛遂能弘孝敬叙人倫移風俗化天下蕪夫吟詠情性沈鬱文章者可畧而言也開府司宗中大夫義城公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也若夫有周之時掌庾源其得姓皇晉之代大尉闡其宗譜駢奕氤氲布在方策國史家諜世並詳焉八世祖滔散騎常侍領大著作遂昌縣侯祖易徵士隱遁無悶確乎不拔宋終齊季早擅英聲父肩吾散騎常侍中書令文

宗學府智囊義窟鴻名重譽獨步江南或昭或穆七世
舉秀才且圭且璋五代有文集貴族華望盛矣哉幼而
清惠唯良之美稱共治之能佩犢帶牛有侔龔遂桑枚
麥穗無謝張堪入為司憲中大夫帥掌三勑之法助宣
五禁之書秋府得人於斯為盛嘗且上府賦詩曰詰旦
啟門關繫辭擁筆端蒼鷹下獄吏獬豸飾刑冠司朝引
玉節盟載捧珠盤窮紀星移次歸餘律未殫雪高軍尺
厚冰深一寸寒短笋猶埋竹香心未起蘭孟門久失路

扶搖忽上摶栖烏遷得府棄馬復歸欄榮華名義重虛薄報恩難枚乘遷疑起疾貢禹遂彈冠方隨蓮葉歛未用竹根丹一知玄象法詎思垂釣竿其王事之中優遊如此出為洛州刺史德茂褰帷才膺刺舉吏不敢賄人不忍欺上洛童兒如迎郭伋商山故老似值劉弘復為司宗中大夫惣轄禮府佐治春卿辨九拜之儀教六詩之義自梁朝筮仕周世驅馳至今歲在屠維龍居淵獻春秋六十有七齒雖耆宿文更新奇才子詞人莫不師

教王公名貴盡為虛襟信降山岳之隆緼烟霞之秀器量倅瑚璉志性甚松筠妙善文詞尤工詩賦窮緣情之綺靡盡體物之瀏亮誄奪安仁之美碑有伯喈之情箴似揚雄書同阮籍少而聰敏綺年而播華譽齠歲而有俊名孝性自然仁心獨秀忠為令德言及文詞穿壁未勤映螢逾甚若乃德聖兩禮韓魯四詩九流七畧之文萬卷百家之説名山海上金匱玉版之書魯壁魏墳縹帙緗囊之記莫不窮其枝葉誦其篇簡豈止仲任一見

之敏世叔五行之速强記獨絶博物不群年十五侍梁東宫講讀雖桓驎十四之歲答宿客之詩曾連十二之年杜離堅之辯匪或斯尚同日語哉玉堀射策高等甲科公孫金馬之時仲舒鴻漸之日未能連類曾何足云解褐授安南府行參軍尺木未階高衢方騁尋轉尚書度支郎中壯歲精練必以吏能上象列宿非因惌氣夜不離閤後漢黄香晝夜不離省閤無愧於黄香開霧覩天有同於樂廣仍為郢州别駕刺史之半驥足斯展于時江路有賊

梁先主使信與湘東王論中流水戰事醜徒聞其名德遂即散奔深為梁主所賞蓋善戰者不陣此之謂乎兼通直常侍使於魏土接對有才辯雖子貢之旗鼓陳說仲山之專對智謀無以加也還本國為正員郎職位清顯以望以實又為東宮領直春宮兵馬並受節度龍樓蘭錡寵寄逾隆值侯景纂逆攻圍淮海建康宮殿非無流矢之兵丹陽帝居遂有生剕之痛出往上流來歸全楚于時州后即湘東王其後封豕既誅長蛇受戮湘東

有雪恥之功淮海有勤王之旅同少康之復夏若太戊之紹殷即於荆江驟置文物復為梁後主蕭繹御史中丞中興司直具瞻斯在貴戚歛手豪族屏氣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豐貂右珥戎章再徙阮籍非好之職鄭默忝乘之官著德廊廟切問近對拜武康縣開國侯開國承家信圭是執河帶山礪貽厥于后即以本官奉使大國光華重出原隰再來太祖夾輔魏朝作相闗右三分有二九合一匡德邁晉宣雄踰魏武功高網地道映在

田亦見子山賜識如舊屬武太祖獻策魏帝命將荆衡尋值本朝青蓋入洛於是捨節入仕乃沐霸恩改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戎號光隆比儀台鉉高官美宦有踰舊國又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城公王沈晉代始授此榮黄權魏時首膺斯命降在季世秩居上品爵為五等榮貴兩朝出為弘農郡守職寶剖符寄深分竹加以莫心資敬篤信天倫孝實人師刑推士則愠喜不形於色忠恕不離于懷矜簡儼然師心獨往似陸機

之愛弟若韓康之養甥璟堵之間怡怡如也屢聘上國
特為太祖所知江陵名士唯信而已綢繆禮遇造次推
恩明帝守文偏加引接武皇英主彌相委寄密勿王事
多歷歲年自攜老入關亟移灰琯蒸蒸色養勤同扇席
及丁母憂杖而後起病不勝哀青鸞降宿樹之祥白雉
有依櫚之感晉國公廟期受託為世賢輔見信孝情毀
至每自憫嗟嘗語人曰庾信南人羈士至孝天然居喪
過禮殆將滅性寡人一見遂不忍看其至德如此被知

亦如此昔在陽都有集十四卷值太清罹亂百不一存及到江陵又有三卷即重遭軍火一字無遺今之所撰止入魏已來爰洎皇代凡所著述合二十卷分成兩帙附之後爾余與子山風期款密情均縞紵契比金蘭欲余製序聊命翰札幸無愧色非有絢章方當貽範搢紳懸諸日月焉

文思博要序　　高士廉

大矣哉文籍之盛也範圍天地幽贊神明用之邦國則

百官以乂用之鄉人則萬姓以察非松喬而對振古壇戸牖而覩遐方故先王以之建極聖人以之設教師範百代彌綸四海是以刋之金石與天壤而相獘書之竹素帛一作與日月而俱懸者莫尚於此爰自卦起龍圖文成鳥策墳典開其緒丘索導其流虞夏之書猶旭日之始旦殷商之誥若覆簣之為山及曲阜佐周攝政踐阼而又闕里自衛將聖多能損益禮樂極乎天而蟠乎地祖述堯舜纍星辰而振河海郁郁焉皷王風於九合閶

閭馬闕儒門於百代既而雅道雖廢學者未衰挾冊如林遂偶縱横之運懷經成市俄屬坑焚之災下土怨咨上天迴睠咸洛基命懸賞而崇儒術曹馬御紀疏爵而啟膠庠人拾青紫家握鉛素求古文於孔壁專門者重蘭牀竹書於汲塚異說者無遺逮乎有隋失馭群凶競逐辟雍蔓於荆棘延閣殫於煨燼孟堅九流與川瀆而俱竭弘一作尹非度四部隨岳敦而分崩淹中許下博古洽聞之生盡殄散矣蘭臺藏室金簡玉匱之文咸殘逸矣

皇帝仰膺靈命俯叶萌心智周乾坤之表道濟宇宙之外操參一作伐而清天步横崑海而紐地維櫜弓矢於靈臺執贄者萬國張禮樂於太室受職者百神蒼旻降祥黔黎褆福置成均之職劉董與馬鄭風馳開崇文之館揚班與潘江霧集搢紳先生聚蠹簡於内輶軒使者採遺篆於外刋正分其朱紫繕寫埒於卯山外史所未録既盈太常之藏中經所不載盛積秘室之府比夫軒皇窕委穆滿羽陵炎漢之廣内有晉之秘閣何異乎牛

宮之水爭浮天於谷王蟻蛭之林競拂日於若木也帝聽朝之暇屬意斯文精義窮神微言探賾紆摟船於學海獲十城之珍駐羽蓋於翰林搴三珠之寶以為觀書貴要則十家並馳觀要貴博則七畧殊致自非惣質文而分其流混古今而共其轍則萬物雖衆可以同類千里雖遙可以同聲然則魏之皇鑒登巨川之濫觴梁之遍畧標崇山之增構歲月滋多論次逾廣類苑耕録齊玉軑而並馳要畧御覽揚金鑣而繼路雖草創之指義

在廉也而編録之内猶多遺闕並未能絶雲而負蒼天
杜罻羅之用激水而縱溟海息鉤餌之心帝乃親縈聖
情曲留玄覽垂權衡以正其失定凖繩以矯其違頊天
網於蓬萊綱目自舉馳雲車於策府轍跡可尋述作之
義坦然筆削之規大備馳進尚書右僕射申國公士廉
特進鄭國公魏徵中書令駙馬都尉德安郡公楊師道
兼中書侍郎江陵縣子岑文本中散大夫守尚書禮部
侍郎顔相時中散大夫守國子司業朱子奢給事中許

敬宗朝散大夫守國子博士劉伯莊朝散大夫行太常博士吕才秘書丞房玄齡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馬嘉運朝散大夫行起居舍人褚遂良朝議郎守晉王友姚思聰唐書作廉太子舍人司馬宅相秘書郎宋正跱唐書有李淳風無宋正跱籠緗素則一字必包舉殘缺則片言靡棄而有檢簡而不失同兹萬頃牋埒自分譬彼百川派流無壅討論歷載琢磨云畢勒成一家名文思博要一百二十帙一千二百卷并目録一十二卷義出六經事兼百氏究

帝王之則極聖賢之訓天地之道備矣人神之際在焉昭昭若日月代明於下土離離若星辰錯行於躔次斯固墳索之苑囿文章之江海也是為國者尚其道德為家者尚其變通緯文者尚其溥諒足以仰觀千古同義文之文彖俯視百王軼姬孔之禮樂豈止刻石漢京懸金秦市比丘明之作傳倖子長之著書而已哉

王勃集序　　楊炯

大矣哉文之時義也有天文焉察時以觀其變有人文

焉立言以重其範歷年茲久遞爲文質應運以發其明因人以通其粹仲尼既没游夏光洙泗之風屈平自沉唐宋弘汨羅之跡文儒於焉異術詞賦所以殊源逮秦氏燔書斯文天喪漢皇改運此道不還賈馬蔚興已虧於雅頌曹王傑起更失於風騷僶俛大猷未忝前載洎乎潘陸奮發孫許相因繼之以顔謝申之以江鮑梁魏群材周隋衆制或苟求蟲篆未盡力於丘墳或獨徇波瀾不尋源於禮樂會時沿革循古抑揚多守律以自全

罕非常而制物其有飛馳倏忽倜儻紛綸鼓動包四海之名變化成一家之體蹈前脩之未識採先聖之不言經籍為心得王何於逸契風雲入思叶張左於神交故能使六合殊材並推心於意匠八方好事咸受氣於文樞出軌躅而驤首馳光芒而動俗非君之博物孰能致於此乎君諱勃字子安太原祁人也其先出自有周濬啟大明之裔隱乎炎漢弘宣髙尚之風晉室南遷家聲布於淮海宋臣北徙門德勝於河汾宏材繼出達人間

峙祖父通隋秀才高第蜀郡司戶書佐蜀王侍讀大業末退講藝於龍門其卒也門人謚之曰文中子聞風睹奧起予道惟揣摩三古開闢八風始擯落於鄒韓終激揚於荀孟父福畤歷任太常博士雍州司功交阯六合二縣令為齊州長史抑惟邦彥是曰人宗絶六藝以成能兼百行而為德司馬談之晚歲思以授史之功揚子雲之暮年遂起參玄之歎君之生也含章是託神何由降星辰奇偉之精明何由出家國賢才之運性非外奬

智乃自然孝本乎未名人應乎初識器業之敏先乎就傅九歲讀顔氏漢書撰指瑕十卷十歲包宗疑作綜六經成乎暮月懸然天得自符音訓時師百年之學旬日兼之昔人千載之機立談可見居難則易在蹇咸通於術無所滯於詞無所假幼有鈞衡之畧獨負舟航之用年十有四時譽斯歸太常伯劉公廵行風俗見而異之曰此神童也因加表薦對策高第拜為朝散郎沛王之初建國也博選奇士徵為侍讀奉教撰平臺鈔畧十篇書

就賜帛五十疋先鳴楚館孤峙齊宫乘忌側目應劉失步臨秀不容尋反初服遠遊江漢登降岷峨覩精氣之會昌竤靈奇之肸蠁考文章之跡徵造作之程神機若助日新其業西南洪筆咸出其詞每有一文海内驚瞻所製九隴縣孔子廟堂碑文宏偉絶人稀代為寶正平之作不能奪也咸亨之初乃參時選三府交辟遇疾辭焉友人陵季友時為虢州司法盛稱弘農藥物乃求補虢州參軍坐免歲餘尋復舊職棄官沈跡就養于交阯

馬長卿坐廢於時君山不合於朝豈無媒也其惟命乎富貴比於浮雲光陰踰於尺壁著撰之志自此居多覽舊章翱翔羣藝隨方滲漉于何不盡在乎詞翰倍所用心嘗以龍朔初載文場變體爭構纖微競為雕刻糅之金玉龍鳳亂之朱紫青黃影帶以徇其功假對以稱其美骨氣都盡剛健不聞思革其弊用光志業薛令公朝右文宗託末契而推一變盧照隣人間才傑覽清規而輟九攻知音與之矣知己從之矣於是鼓舞其心發

洩其用八紘馳騁（一作驟）於思緒萬代出沒於毫端契將往而必融防未來而先制動搖文律宮商有奔命之勞沃蕩詞源河海無息肩之地以茲偉鑒取其雄伯壯而不虛剛而能潤雕而不碎按而彌堅大則用之以時小則施之有序徒縱橫以取勢非鼓怒以為資長風一振衆萌自偃遂使繁綜淺術無藩籬之固紛繪小才失金湯之險積年綺碎一朝清廓翰苑豁如詞林增峻反諸宏博君之力焉矯枉過正文之權也後進之士翕然景

蒸久倦樊籠咸思自釋近則面受而心服遠則言發而響應教之者逾於激電傳之者速於置郵得其片言而忽焉高視假其一氣則邈矣孤騫竊形骸者既昭發於樞機吸精微者亦潛附於聲律雖雅才之變例誠壯思之雄宗也妙異之徒別為縱誕專求怪說爭發大言乾坤日月張其文山河鬼神走其思長句以增其滯客氣以廣其靈已逾江南之風漸成河朔之制謬稱相述罕識其源扣純粹之精機未投足而先逝覽奔放之偏節

已滯心而忘返迺相循於跼步豈見習於通方信譎不同非墨翟之過重增其放豈莊周之失唱髙罕屬既知之矣以文罪我其可得乎君以為摛藻彫章研機之餘事知來藏往探賾之所宗隨時以發其惟一作文應便稽古以成其殆察微循紫宮於北門幽求聖律訪玄扈於東洛響像天人每覽韋編思弘大易周流窮乎八索變動該乎四營為之發揮以成注解嘗因夜夢有稱孔夫子而謂之曰易有太極子其勉之寤而循環思過半矣

於是窮蓍蔡以像告考文彖以情言既乘理而得玄亦研精而徇道虞仲翔之盡思徒見三文韓康伯之成功僅踰兩繫君之所注見光前古與夫發天地之秘藏知鬼神之情狀者合其心矣君又以幽贊神明非杼軸於人事經營訓導迺優游於聖作於是編次論語各以群分窮源造極為之古訓仰貫一以知歸希體二而致遠為言式序大義昭然文中子之居龍門也睹隋室之將喪知吾道之未行循歎鳳之遠圖宗獲麟之遺制裁成

大典以贊孔門討論漢魏迄於晉代刪其詔命為百篇以續書甄正樂府取其雅與為三百篇以續詩又自晉太熙元年至隋開皇九年平陳之歲褒貶行事述元經以法春秋門人薛收竊慕同為元經之傳未就而殁君思崇祖德光宣奥義續薛氏之遺傳制詩書之衆序包舉藝文克融前烈陳群稟太丘之訓時不逮焉孔伋傳司寇之文彼何功矣詩書之序並冠於篇元經之傳未終其業命不與我有涯先謝春秋二十八皇唐上元

三年秋八月不改其樂顏氏斯殂義（賈誼鵩賦作養）空而浮賈生終逝嗚呼天道何哉所注周易窮乎晉卦又注黃帝八十一難幸就其功撰合論十篇見行於代君平生屬文歲時不倦綴其存者纔數百篇嗟乎促齡材氣未盡歿而不朽君子貴焉凡勔及勱磊落詞韻鏗鏘風骨皆九變之雄律也弟助及勛惣括前藻網羅群思亦一時之健筆焉友愛之至人倫所及永言存歿何痛如之援翰紀文咸所未忍蓋以投分相期非宏詞說潸然擘涕

究而序之分為二十卷具諸篇目三部盛作恨不序於生前七志良書空撰得於身後神其不遠道或存焉

文苑英華卷六百九十九